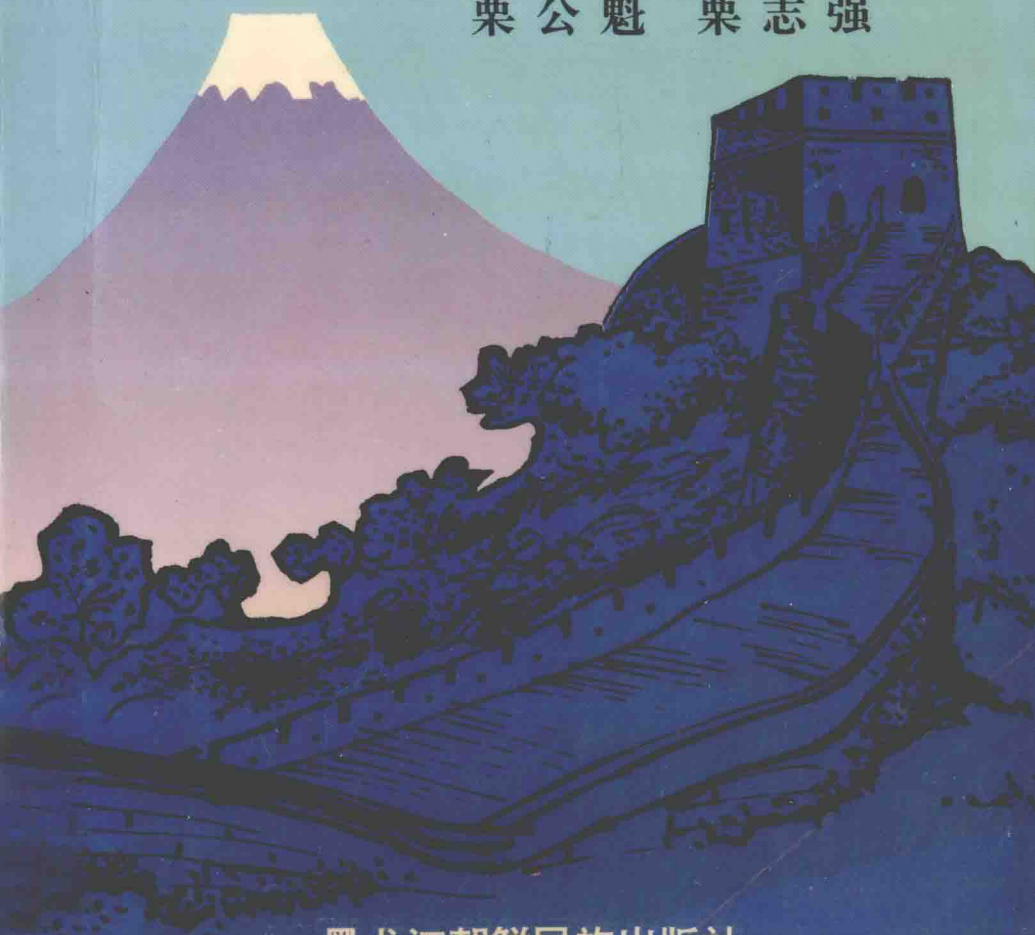


爱与恨

栗公魁 栗志强

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开拓民之恨

——记小兴安岭开拓团中的日本女青年渡边房江



1958年房江与儿女合影

我叫渡边房江，今年72岁。16岁那年，也就是1938年的盛夏时节，我以义勇队开拓团员的身份，从日本来到中国，从事农业生产。在开拓团生活的日子里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在异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。好景不长，23岁那年，也就是1945年8月份，日本战败投降，我和所有在中国的日本妇女儿童一样，被遗弃在异国他乡。

在那兵慌马乱的战争岁月，吃尽了苦头，想回国回不去，在中国又举目无亲，走投无路，愁得我眼泪都哭干了。我和孩子能生存下来，幸亏善良的中国人民。他们不记前仇，拯救和保护了我们母子。否则，我这少妇、孩子早已成为荒山野岭中的白骨了。我由衷地感激中国人民的救命之恩啊！

洒泪别亲人

我的日本故乡是长野县佐久市。12岁那年母亲去世，扔下我

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父亲领我们生活在农村。日子虽不算宽裕，但还过得去。少年时我就读于佐久市中学。全家盼我毕了业找份工作，挣钱帮助父亲养活家口。于是我就刻苦地学习，力求掌握将来在社会上生存的本领。十几门课程我都学得很好，学习成绩在校全优。我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是生来有种吃苦的精神。放学回家，就在家帮助父亲做农活，夏锄、秋收都参加。家务活，做饭、洗衣服什么都干。在学校，男同学做到的事情，我也能做。爬山、涉水、打球、跳高，我样样不落后。乡下的孩子身体又好，抗摔打，同学们都称我假小子。男生佩服我，女生羡慕我，教师也经常在大会上表扬我。快毕业了，同学们议论各自的去向。我干什么呢？回乡种田，帮父亲抚养弟弟妹妹。父亲看我年幼不忍叫我工作，也不忍心叫我在家务农。他说农活不适合女孩子，太累了，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。再说靠天吃饭，一年不收成要受两年穷，不能再叫孩子种地了。他要给孩子选一种清闲自在的工作，不出力还能赚钱的工作。父亲的想法正对我的心思。我从农村到城市去读书，开阔了眼界，羡慕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我早就想走出农村。父亲打算给我找一所医护学校，培养我当护士。将来深造，还能做一个医生。这工作很适合女性，我同意父亲为我的选择。我觉得做个医生是很高尚的，身穿白大褂，手拿听诊器，谁有病给诊察一下，开点药吃，病就好了。有的妇女生孩子多痛苦啊，如果是难产，弄不好要死人的。可是有医生在身边，就会避免危险。医生能为人类解除疾苦，是高尚的职业。我下决心到校后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出色的医生。

中学毕业前夕，同学们正在为自己的前程设想的时候，学校宣布：凡是应届毕业生，不分男女，一律编为义勇队去满洲开拓“王道乐土”，三天之内出发。天啊！做梦也没想到去满洲。回到家里一说，父亲抱着我便哭起来了，弟弟妹妹也都围着我哭了。父亲边哭

边说：

“孩子，很可能叫你们去做随军妓女啊！满洲是日本关东军侵占的地方，日本的殖民地。那里驻着上百万日本军队，政府派你们这些女学生去，还不是慰问那些光杆子大兵！你们会被糟蹋的。你才多大年纪啊，我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妈！”父亲只是边说边哭，他哪有回天之力啊！我听了如冷水浇头，对未来心灰意懒。亲朋邻里闻讯赶来，他们也只有怜悯的泪水，连句安慰话也说不出来。谁敢违背天皇的旨意！

第二天，父亲带我去市里中学问校长：

“孩子究竟到哪里去？去做什么？”校长的脸绷得很紧，口气咄咄逼人：

“政府组织义勇队，到满洲边生产边军训。去的地方是王道乐土，是大日本的第二故乡。孩子们去建设美丽的家园，这是每个青少年的使命，要效忠天皇！”

校园里站满学生的家长，听了校长语势凌人的回答，个个沮丧着脸，摇头说：

“君命难违啊，去吧！”

明天就出发了。这一夜，父亲陪我足足唠个通宵。他担心我的安危，我对未来充满恐惧、渺茫，只觉得在父亲跟前才是安全可依赖的。于是我紧紧地偎依着父亲——我的靠山。我12岁失去母亲，他老人家当爹又当娘，把我拉扯到16岁。我刚刚懂事，成人了，又要远离他，去异国他乡。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！生离死别的痛苦攫住我，也攫住他，我们爷俩哭成一团。不知哭了多久，父亲揩了揩他的泪水，无限深情地看着我，千叮咛万嘱咐：

“孩子，你年岁小，出门在外遇事要自己拿主义。不管遇到什么恶劣的环境，都要妥善地保护自己，爱护自己，在逆境中求得生存。

这就是生存的本领。你要学咱们家乡的蒲公英，马蹄子把它踩倒了，可它又坚强地抬起头来，照样开花结果。你要勇敢坚强，要做吃大苦、迎大难的思想准备！”我听了流着泪，咽噎地点点头。

屋里静悄悄。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在我身旁睡着了，他们的眼里含着莹晶的泪花。我宽慰父亲说：

“爹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”

雄鸡啼鸣了，天已破晓。父亲帮我整理行装，我把弟弟、妹妹都叫醒了。我给小妹穿好衣服，洗了脸，一边给小妹妹梳头，一边嘱咐他们要听父亲的话，叮嘱两个弟弟帮父亲干活，学好功课。我正唠叨，妹妹突然问道：

“姐姐，你走了谁给我梳头啊？”

“要自己学着梳，等姐姐回来了再给你梳。”

“姐姐啥时候能回来呀？”

我亲了一下她稚嫩的小脸，无言以对。

吃完早饭，父亲套车送我去市里。我上了车要走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妹妹就哭着喊着扑过来：

“姐姐，早点回来！”

车已徐徐行进，他们还在后面依依不舍地喊：

“姐姐快回来！”

我的心被车轮声碾碎了！车已出了村子，他们还跟在后面，哭着喊着。我可怜他们，手足之情啊！我要父亲把车停下，叫他们上来，父亲允许了。车上，小妹妹搂着我，我把他们3人都搂在怀里，忍痛劝解：

“咱们都不哭好吗？姐姐走了，你们要高兴地欢送好吗？”

“姐姐走了，我想啊！”小妹仰起泪痕斑斑的小脸说。

“想也不哭。应该祝姐姐一路平安！”

“不哭，祝姐姐一路平安！”弟弟妹妹一同回答。

父亲坐在车上手握鞭子低头不语，也不催鞭。我知道他在眷恋这短促的路上团聚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，怕马走快了。

终有尽头。车停在校园的旁边，弟妹们留在车上。父亲替我背着行李，报到去了。校园里挤满了送子女的父母，个个神情阴郁。沉闷的气氛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不时传来哭泣声。我没哭，怕伤了父亲的心，我知道他比我更难过。我到班级任教师那里报到，发给我一袋饼干，十只羊羹，我把行李和饼干放在班级，带着羊羹去找弟妹们，每人给一只，剩下的全交给父亲。这东西，弟妹们没吃过，也没见过。我告诉他们把纸扒开，咬着吃。我扒一只给父亲。父亲接过去，呆呆地看着我，没咬一口。我的眼泪要流出来，又把它压回去，让它流在肚子里。强做笑脸说：

“爹，你尝尝吧，平时你也舍不得买着吃。”

父亲哭了，弟弟妹妹都哭了，围观的人也低声抽泣。我哭着劝他们回家，我要集合去了。父亲赶着车拉着弟妹们走了不到20米，弟弟妹妹又跳下车向我跑来，悲痛地呼唤着：

“姐姐……”

我迎上去把他们劝上了车，要他们别再下车了，跟父亲回家。车，在我晶莹的泪光中走远了。我望着亲人模糊的背影，心里想：谁知哪年才能团聚……

我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到班级，同学们都在教室等着编队。我被编入二连一排一班。傍晚，我们带着行李乘汽车到海港码头，登上客轮。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告别了故乡。这年我才16岁，同学们中间还有15岁的，顶大的也不过17岁。船舱里装满了人，没有一个说话的，只听一片抽泣声。突然有个小女孩哭喊道：

“我不走了，我要下船，我要回家！”一下子激发了全舱，像火上

浇油一般引起共鸣，大家失声恸哭起来。连长火了，骂了一阵，把哭声压下去。他训斥道：

“从现在起，你们都是义勇队的战士了。战士就要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谁要违令，我就惩罚谁。现在是夜间行船，我命令大家就地睡觉。”

人随王法草随风。一阵斥责，连抽泣声也听不到了。一个个就地倒下，可是哪里能睡得着呢？我想起父亲说的随军妓女，心里乱极了。真要是那样，将是怎样一种人生啊！我还能有勇气活下去吗？我的心啊，像这艘漂泊在海洋中的客船一样起伏动荡。

轮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，越过朝鲜半岛，来到了天津码头。下船乘坐两天火车，又换汽车开进了小兴安岭。

小兴安岭山区的岁月

这是小兴安岭的一处山区，背后是莽莽的林海，迎面是开阔的草原。有几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岭坳中。房舍四周是一片片黑油油的土地。据说，这原是中国农民的居民点。日本开拓团强行把当地的农民撵走，霸占了人家的家园和土地。我们这批青年义勇队开进来以后，就以这个居民点为中心建造房屋，向四外垦荒。开拓团的编制是以一个连为一个集团部落，我们这个连叫义勇队开拓团第二部落。连长领导我们 600 多名男女学生就在这里开始了建设开拓团的劳动，先盖起一栋结构简单的草房，屋子三面不见光，一面开门，阴冷潮湿，下雨还存水，没住上一周，同学们都生了疥疮。我特别重，两只手丫全烂了，痒得钻心。每天吃的是高粱米，又没有什么油水，常常拉不下屎来。有些活我都没干过，如伐木、打草、活泥……一天到晚累得昏昏沉沉。我们都是没有离开过父母

的中学生，需要父母的关怀和师长的教诲，可这一下子变成义勇队开拓团的战士，在异国他乡当牛做马，能受得了吗？天皇啊天皇，效忠你可真不容易！

白天干活不敢乱说，到晚上，便三五成群地跑到树林里发泄心中的积怨。说到伤心处，便哭起来。不仅我们哭，茫茫林海里，松涛阵阵，远远近近，都有呜呜地哭声。入夜了，我们也哭累了，互相宽慰，三三两两地回到潮湿的茅草屋，钻进冰凉的被窝。但也很难安然入睡，联翩的愁绪自不必说，嗡嗡的蚊虫每夜都搅得我们烦躁不安。最终还是睡了，因为我们太疲乏了。

连长发现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无精打采，情绪低落，晚上出去哭，他也很同情。于是想个办法，每天晚饭后架起篝火，组织大家围着火堆唱歌跳舞。小孩子嘛，谁不乐意娱乐啊！大伙唱呀，跳呀，一玩就是半夜。然后，个个疲惫地回宿舍睡觉去了。这个办法很高明，给我们解除了忧伤和烦恼，不再去上山放悲声了。

时间长了，我们觉得连长挺体贴我们，就把遇到的困难向他提了要求。跟他说，我们来到这里 30 多天了，净吃高粱米，受不了，拉不下屎来，好多同学的肛门撑破了，出血了。连长便设法弄来了豆饼，合着高粱米做饭吃。这一换口味，吃起来挺香，大便也不干燥了。可是我们吃不到油，看不到炒菜，生活还是很苦，跟猪狗差不了多少。

我们现在住的草屋是不能过冬的，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建造能御寒的大房子。经过 3 个月的紧张劳动，盖起 50 多栋草顶泥墙的草屋。我们共 600 多人都住进新房。建房过程，我们起早贪黑，抢时间，赶进度，拼命地干，争取早日完工，所以也最累。

这里虽然很苦，可我觉得和被分配去充当随军妓女比较，还是幸运的。听说有的同胞姐妹们被征召做军妓，一天要接待很多人。

那些关东军光杆子士兵，见了女人像猛兽一样疯狂。可怜的妙龄少女，在心灵和肉体遭受到残酷的摧残后，不少神经失常。所以，父亲最怕我去当军妓。多亏天老爷照应，没走那条路。我为自己保持住贞节，避免了耻辱感到庆幸。所以这里再苦再累我也要咬紧牙关，挺过去，我给父亲的信中也是这样说的。一块来的少男少女们都这样互相开导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励。每天劳动之余，大家苦中求乐，一块唱歌跳舞，高高兴兴地过苦日子。

娱乐活动的开展，使同学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男女舞伴之间产生了感情，谈起恋爱了。这在家乡，做父母的是绝不会答应的。可在这里，当官的知道了也不干预，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。其实是在默默地支持，希望他们结成婚姻。也有向我求爱的，主动请我伴舞，用热烈的目光看着我。平时主动帮我干活，献殷勤，找话谈，甚至有的脱口说出“我喜欢你”，我明白这是在向我求婚。可我年仅16岁，还是不懂人生世故的孩子，结婚了生孩子怎么侍弄啊。再说，这里的生活环境又这么糟，缺医少药，一旦发生意外，抢救都来不及。所以，凡向我求婚的，我都婉言谢绝。我决定现在不谈恋爱，不结婚，过独身生活。

在秋风乍起的时节，我们建的房子全竣工了。当官的说是先给订婚的分房，经过报名有100多对少男少女订婚了。女的最小十五岁，多半是十六七岁。我心想：一个个乳臭未干的女孩子，懂个啥，太早了！他们是集体结婚，婚礼仪式很简单。当官的向大伙宣布配偶名单，新郎新娘互相鞠躬，就算结婚了。两个人的行李搬到新房里，就开始过夫妻生活。

我们的新房子比原来搭的草屋好多了，有窗有门，还有炕，又高又宽，又亮堂。住进去有种舒服感。晚上可以点灯看书写字，蚊子进不来了。大家在屋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挺热乎，很开心！有

一天晚上，我躺在被窝里看书，邻床的夕娟姑娘钻进我的被窝，搂着我直哼哼。我问他怎么啦？她说肚子痛，要来历假。我摸她的肚子，冰凉。她对我说：

“我14岁就成人了，月经正常。妈妈告诉过我，来月经别吓着，别累着，别生气，几天就过去了。如果不注意会生病的。我听妈妈的话，从来没出问题。来到这个鬼地方，条件变了。上个月，在历假高潮时上山背柴，草丛中钻出一条蛇，从脚下溜过。吓得我坐了个腚墩，随着又出现一条，从身边溜走，吓得我爬起来就跑。当时觉得肚子痛，月经立刻回去了。这次历假来前，肚子痛，可能做病了。”

“不要紧的，以后注意些。再痛你进我的被窝，我给你揉揉。”我宽慰她说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缺医少药，姑娘们又难启齿。我们都是女性，又都是未婚姑娘，出家在外，远离父母，本应互相照应些。我大她几个月，她亲热地称我姐姐。从这以后，她经常到我被窝里来亲热一会儿，说说心里话。我很喜欢这个文静而坦率的姑娘。

一天，她进了被窝和我闹了一会儿，问道：

“姐姐，你看乔庄怎么样？”

“总的来看，小伙子还可以。”

“他追我好长时间了，逼我表态。我说，我不愿意过早地结婚成家。他说他想我想得睡不着觉，我挺可怜他的。他的性格、举止、言谈，我也喜欢。”

“既然喜欢，那就答应吧。不然这里的姑娘挺多，你不答应他，他可能和别的姑娘成亲，那不后悔吗？”

夕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，答应了乔庄。不久他俩结婚了。

秋风飒飒。小兴安岭绿色的松林，像泼了一层墨，显得更加凝

重、庄严。当官的不知从哪里调来些拖拉机，荒野里马达隆隆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黑土地被开垦出来。我们整天价挖排水沟，清理荒原。站在水里干活，不到 10 天的功夫，很多人脚泡烂了，我的脚也烂了。我们请假休息，当官的不准。他们把烂脚的全集中起来，上山岗割马草，晒干了，再垛起来。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割了 100 多垛草，可是我们还没有一匹马呢。

小兴安岭的冬天来的特别早，10 月份就飘雪花了。据当官的介绍，这里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 40 多度，会冻死人的。所以，布置各班入冬前备足烧柴，大雪封门时就不出外作业了。我们都上山去拣倒木，没有运输工具，就像蚂蚁搬米似的往家里扛运。眼看着柴堆一天天地高起来了。吃粮不用我们操心，到时候送上门来。还是高粱米和豆饼，缺少蔬菜，我们都吃腻了。人人都比来的时候瘦了，黑了。5 个月的光景，在这艰苦的环境中，我们这些中学生被迫磨练成地地道道的义勇队垦荒战士，再也看不到我们天真烂漫的中学生的影子了。

我们穿的衣服全破了。身上的补丁，花花绿绿，很不协调，互相见了都捧腹大笑。若是父母见了不知该怎样心疼啊！我们也觉得很难堪，但没办法，总不能露着肉吧。冬天到了，我们的冬装还没运来。为了御寒，什么破的烂的，单的夹的，全都穿上身。我们出去拣柴，一个个把脖子缩到衣领里，脸冻得像个紫茄子。中午休息，大家都坐在朝阳坡晒太阳。

老天爷像变戏法似的，临睡前还满天星斗，一觉醒来，窗外已一片皆白。干炊事员的、值班的，爬出被窝，穿好衣服，使劲把门推开，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到柴垛跟前，从雪底下抽出劈柴，拿回来生火做饭。因为我们没有棉衣、棉鞋，当官的宣布：冬天不干活了，猫冬。说是猫冬也不是无事可做。把大家组织起来，在屋里上农业课，

讲授农业知识。这挺好，又回到学生生活了。可我们冷丁坐下来学习，总爱打盹，有的甚至打起呼噜来。人就是这样，劳动惯了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了，要装点东西，一时还接受不了。教师也不管我们，睡就睡，不听就不听，他讲他的。两个月的时间，讲完了玉米、大豆、高粱和各种蔬菜的栽培学。还有几天就要过阳历年了，不知从哪里给我们弄来了棉衣和过年用的猪肉、大米。当官的向我们解释：仅兴安岭这一带就有 5000 多名义勇队战士，供应不及时，请大家原谅。不要给家里写信叫苦，免得家人挂念。过年了，只报喜，谁还能报忧呢。我们穿上新冬装，吃上节日的饭，可是我们都不高兴，内心饱含着委屈。元旦那天晚上，当官的组织文娱晚会，让大家乐乐呵呵地庆祝一番。有什么可庆的呢？！有句唐诗：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我们都沉浸在思念家乡的痛苦之中。当我上台唱《北国之春》的时候，第一段刚唱完，就引起全场的共鸣。大家都含着泪唱起来：“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……”晚会开不下去了，不欢而散。各自回到自己的被窝里蒙头痛哭起来。结了婚的还好些，他们有爱人陪着。我们这些单身女孩就不同了，思乡心切，和家人团聚的渴望特别强烈，一连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。往年过节，我都领着弟弟妹妹去佐久市看杂耍，观风景。今年谁领他们去看呢！他们一定很想我，老父亲也一定在叨念我。我也蒙头哭起来，哭得挺伤心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扒开被子一看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能听到一声声的抽泣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屋外是风雪交加的漫天烟泡。屋里虽然窗上挂了厚厚的一层霜，但还暖和。大家躺在热炕的被窝里，不想起床。这时，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进来一个满身披雪的人。我定眼一看，不由喊道：

“夕娟！”

夕娟没有答话，扑打净身上的雪向我走来。我赶忙起床，把她拉到身边，给她脱了棉衣、棉鞋，摘下头巾，叫她钻进被窝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满脸泪痕。我心疼地问她为什么？她一句话没说，便进了被窝，我也掀开被子靠在她身边躺下了，她紧紧地搂着我哭起来。她一边哭一边讲述结婚后几个月来的痛苦。

原来，夕娟有妇女病，身体又不好，本想结婚有个人照应。没有想到这个乔庄是个不体贴人的畜牲。性欲无度，一宿几次，特别是冬季夜长，白天又没活干，就连月经期他都不放过夕娟。现在她腹痛流血，肚子里生个疙瘩，一按就疼。昨夜又是月经来潮，他硬逼夕娟性交两次，结果流血不止。夕娟实在受不住了，和他吵了嘴。其实，这种情况，在这些年轻夫妻中多得很。由于不讲卫生不注意节欲，好多已婚姑娘得了妇女病。我听了夕娟一席话很同情，决定教训乔庄一番。

吃完早饭，我陪夕娟去找乔庄。乔庄自觉理亏，低着头羞愧地说：

“我错了，我知道错在什么地方。我把自己的欢乐强加于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只顾自己快乐，不顾夕娟痛苦！我一定改，请原谅！”说完向夕娟行了个鞠躬礼，赔礼道歉。人家乔庄认错，夕娟又能谅解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从这以后，他们没有因为这事再吵架。

过了元旦，当官的布置搞军训。男的每人拿只木枪整天“杀！杀！”地练刺杀，进行摸爬滚打练习；女的练抢救包扎。我们这个连队，发10只九九钢枪，你争我夺地都想多放几枪。我对军事训练有恐惧感，也想不通，种地的还搞什么军训啊。当官的说，我们是义勇队，平时种田，战时从军。他这一说，我又想起当军妓！整天价提心吊胆，惶恐不安，谁知哪一天征召。我们这些没结婚的姑娘们都在背地里嘀嘀咕咕，有的抓紧找了对象结婚。我现在还是抱定独身主

义。连长看我利手利脚，又聪明，叫我当抢救班长，也就是护士班长。白天训练，晚上搞突击演习。本来大家睡得正香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响起一阵笛声，就得在5分钟之内，穿戴整齐到外面集合，又不允许点灯。像来了敌人似的匆忙应战。结果在忙乱中出了不少笑话，有的把裤子当衣服往头上套，有的把衣服当裤子穿，穿也穿不上；有的蒙头转向，把窗户当门走。集合后，一检查，风纪不整、拿错东西的，太多了。有的什么都没带就跑出来了。当官的批评一通，叫回去睡觉。大伙以为没有事了，安心地睡吧。不料，又鸣笛集合，一宿折腾好几次。

三个月的军训过去，春天来了，积雪消融，桃花水奔流，道路泥泞。我们不敢出门，因为鞋子湿了没换的。要求当官的给我们每人发双胶鞋，就是迟迟发不下来。春寒刺骨，当官的叫我们去挖排水沟，大家都有畏难情绪。可是，因为我们是义勇队的垦荒战士，得服从命令，只好冒着料峭的春风，趟着泥水，去野外作业。一春，脚上的两只鞋从来就没干过。

春耕前，北海道运来150匹高头大马。个个膘肥体壮，蹄子像盘子似的，我举手都够不着马背。跟来两名兽医，10名饲养员。我忽然想起去秋打马草，原来是迎接这批无言的战友。这批马都是经过训练的，又老实，又听话。农具和种子也都运来了，我们又重新编组，编成20个作业班，10个炊事班。我被分配到炊事班，我们班共5人，我是班长。一个炊事班担负60个人的伙食，任务很重。能把饭做好，让大伙吃得满意，也不容易。

桃花水过去了，地皮也干了。大地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散发着水蒸气。布谷鸟叫了，开始种田了。春耕中大伙都受到了锻炼：男的学会了驾驭牲口、扶犁；女的学会踩格子、点种。当然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天一亮就得出工。一整天，都要在垄沟垄台上走来走去。太阳

落了，拖着两条腿归来。

这年风调雨顺。7月苞米就开始秀穗，黄豆也长出了青绿的豆荚。整个田间一派生机，丰收在望。在这低温的小兴安岭地区，是难得的好年成。

粮食还没上场，当官的已订出粮食上缴任务。为完成任务，大家投入田间后期管理，给庄稼除草、松土、洒药灭害虫，争取好收成。虽然并不怎么累，但遭罪。这地方入秋时，蚊、虻、小咬特别多，也非常厉害，落到肉皮上就咬。庄稼又高，钻到里面闷热，耳边是令人烦躁的嗡嗡声。手和脸被咬得尽是红色的斑点，又痒又痛，两手还不得不停地忙着。那情景就别提多么难受了。比较起来，我们炊事班好过多了。看着大家受苦受累，我们想办法改善一下这顿顿高粱米、豆饼、咸菜的伙食。经常去临近的小河、泡子里弄些鱼回来给大家吃。大伙吃上炖鱼，都高兴地夸我们炊事班真棒。然而，他们在田间劳动，挨咬，受累，满身的泥巴和汗臭，吃完了饭什么都不顾，躺下便睡。男女都一样，平时爱卫生的洗涮习惯全没有了。因为他们太疲乏了。

入秋以后，小兴安岭霜来得早。山林里、田野中白花花的，像落了一层白雪。大伙都忙着抢收，我们炊事班依然抽时间去河边捕鱼。河水冰手，冻得两手通红，我们笼火取暖。成群结队的大雁在高空中悲鸣，向南方飞去，又勾起我思念家乡的隐隐幽情。我如果是大雁，我将掠过中国南岭的回雁峰，飞回祖国，和家人团聚。然而，我不能啊！我是个不自由的人。我呆呆地站在河边，凝视着清澈的秋水。水中的游鱼，三三两两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自由自在地互相尾追着。我不由得潸然泪下，我想起中国古诗佳句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我像笼中鸟被囚禁在这山坳里。我的归宿在哪里？我的忧伤感染了我的伙伴，他们也怆然泪下。这时，我们已经无心

打鱼，孤独、伤感的心绪涌上心头。我们5人都是姑娘，我是最大的17岁，有两个才16岁。我们做饭的这4个伙伴，她们都有了对象，准备元旦结婚。她们都把恋爱结婚当做一种荣耀而有兴趣的事，都高兴地睡不着觉。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老古董。谁若是向我求婚心里怦怦直跳，吓的不得了。他们挖苦我说：

“人家十五六岁都结婚了，你十七了还不恋爱，当心老在家里没人要。”

“不要更好，清闲自在。”我说。

我们这帮同学在家里都是孩子，可在这报国开拓团里，却把我们当成大人了。什么活都得干，什么苦都得受，15岁的孩子结婚，生孩子做妈妈。哎！我真替她们发愁啊！她们的父母知道了该多心痛啊，这是一个什么人生之路啊！

篝火已经燃尽，烟雾散去，蚊虻袭来，大家在默默驱赶着。一只蚊子正叮在我的胳膊上，咬的又痛又痒。我为了缓解大家的怅惘情绪，逗趣地说：

“咬吧，咬吧！让满洲的蚊子尝尝日本姑娘的肉是什么滋味。”我这一说，把大家逗的破涕为笑。我们收拾起网具，背着十几斤鱼，回去了。

这里的秋天是喜人的。在广阔的田野里，连片的庄稼都已成熟。又粗又长的谷穗压弯了秸棵，挺拔的豆梗挂满了累累的豆荚，玉米甩出硕大的棒子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无怪当局宣传满洲的土地肥得流油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。日本岛国，山多地少，农家局促一隅，很少见到这样大片丰收景象。我把这里的土地、年成写信告诉了父亲，并天真地提出：希望全家迁徙到这里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信发走了，我天天盼望家信。一个月后接到父亲的回信。我想，父亲一定会愿意携带子女来这里定居。我打开信一看，没想到父亲

生气了。他在信中写道：

“……孩子，你是日本姑娘，侨居满洲国，不是满洲姑娘。你在满洲，只求保护好自己就足够了，不要留恋人家的土地和山河。”

父亲含蓄的教诲，使我联想到刚来小兴安岭时看到的那零零散散的农舍，那一片片的耕地，那些中国农民被赶出世代代居住的家园，该是何等难过呀！父亲的来信提醒了我：满洲不是侵略者的乐园！以后给父亲去信，我再也不谈山水风光、年景收成了。

金秋季节，大家忙忙碌碌，抢时间收获用汗水浇灌的丰硕果实。大豆、玉米、谷子，从四面八方纷纷集中到脱谷场。堆积如山的粮垛，把脱谷场围得四面不透风。粮食上场后，大家起早贪黑地进行脱粒、装袋、上缴出荷粮。这是我们义勇队开拓民报效国家、效忠天皇做贡献的关键时刻，谁也不敢怠惰。

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明月当空，大地像铺上一层细碎的流沙。经过一天劳累的开拓民都昏睡在被窝里，当官的因秋收任务完成大半，睡太平觉去了。马厩的饲养员添完最后一遍草料，也进屋打盹去了。一阵窸窣声之后，马也停止了吃草，眯起眼睛休息了。整个部落睡在无边的静夜中。

第二天黎明，饲养员睁开朦胧的睡眼，起身去喂马，发现牲口不见了，几个马圈全空了。他惊慌地跑去向当官的报告。查看以后，统计失窃：马 56 匹，玉米 100 多袋，约一万多斤。在场园的中心地发现一纸留言：“还我土地，还我黄粮！抗日游击队。”

听说，同一夜晚，其他部落也发生盗马窃粮事件。开拓团组织武装队，沿着马蹄印追去。跟踪到小兴安岭密林深处，不敢再深入了。从这次损失以后，提高了警惕，夜晚进行武装巡逻。

游击队的活动，使开拓团如临大敌，气氛十分紧张。昼夜脱谷，边脱边运，犹如虎口夺粮。当官的命令留足种子、口粮，其余的全部